

「人間天堂」

市井萬象

以中國江南地區文化藝術為主題的展覽「人間天堂：中國江南珍寶展」正在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舉行。此次展覽從研究到開展，歷時近十年，從全球四十四家文博機構和私人收藏精選了二百四十件中國文物藝術瑰寶。

新華社



HK人與事 殷楚紅

一次閒聊，朋友問我「來香港這麼多年，覺得看夠了嗎」，話音未落，我就立刻回答：「遠遠不夠，可看的太多，就算去過無數次的地方，每次再去還會有不同的發現和感受。」

這次在一個慵懶的周日午後，飲完茶漫無目的地在西環一帶遊走。由水街拾級上行，人行道的金屬格柵上懸吊着一個個看似漫不經心的塑料瓶小盆栽，各式各樣深淺不一的葉片在陽光下綠得像是發光，驚覺「蒼翠欲滴」的形容竟無半點誇張的成分。驕陽透過密密的樹葉縫隙投下細碎的光斑，若是有風吹動樹葉，金黃的光斑更是肆意舞動。隨着坡度逐漸變大，緩坡變為台階，寬大的休息平台上有納涼的老人，也有聚餐的外傭姊妹，偌大的城市空間頓時化作街坊的「會客廳」，溫熱的人情味緩緩暈開。

行至高處，轉入第三街，極端失調的沿街建築高度與街道寬度的比例反而營造出極具香港特色的空間體驗，不必特意去景區也能盡情領略「一線天」的絕妙。街道兩側的建築風格各異，上世紀的唐樓素淨清雅、簡潔的高層住宅棱角分明，街道盡頭和藍天幾

乎融為一體的中環IFC，塔樓頂部的曲線輕輕觸碰天空，極盡溫柔，好一個「一城千面」！

與西環緊湊發展相適應的是細密的道路系統，加上崎嶇的地形，平面形式簡單的井格路網都變為複雜的三維曲面，每到一個十字路口，前後、左右目之所及都是斜路，坡度各異，時上時下，特別是看向海邊一側，坡上穿行的汽車像是從海上駛來，臨海橫向的高架橋上大小車輛左右飛馳，更添迷幻。既已迷失，就乾脆隨心而行，來到一處開闊的大樓梯面前，只見一棵大樹矗立正中，左右樹冠形成上下行樓梯梯段天然的門洞，中間的欄杆被油漆得五彩斑斕，就連梯級的側面都被小方彩釉磚裝飾得童趣盎然。

由西向東行，越來越熱鬧。整條正街人山人海，一道步行連橋凌空斜穿，串聯起分立街道兩邊的西營盤街市和正街街市，簡單的立面塗料和裸露的結構構件無不體現現代主義建築高效和有序的特點，略加些亮橘紅色的樓梯和平台和碧藍的天空遙相呼應，一幅亞熱帶繁忙市井生活的圖景就一覽無餘。走進街市內部，周邊的世界反倒安靜下來，蔬菜檔、魚檔和肉檔等有序地排列着，還有街市辦公區域，多層的建築空間由一個大中庭組織在一起，抬頭向上，屋頂的天窗



香港西營盤街市中庭。

作者供圖

柔和地灑下日光，本應吵嚷繁雜的街市竟安靜得有了神聖之感。零零散散的檔口像是在訴說傳統街市的式微，穿行於其間，不禁有些出神，我們今天不以為然的日常會不會正是未來彌足珍貴的歷史？

一陣若有所思中忽地發現已然回到皇后大道西，結束了西環的一次小小「探秘」，多麼繁瑣而又層次如此豐富、分明的城市格局才能讓一趟實際全程不到一點五公里的旅程像是一場穿越時間和空間的奇妙探險！

高迪與聖家堂(下)



柳絮紛飛 小冰

預約的官方導遊 Marcel 來了。他的英語帶濃濃的西班牙腔，這對於英語原本就不是母語的我，聽起來非常吃力。「這種英語我倒是聽慣了，哈佛設計學院有兩個西班牙籍老師，他們就用這種英語給我們上課。西班牙出產建築師。」丹曦說。

在聖家堂的設計中，沒有直線和平面，處處以螺旋、錐形、雙曲線、拋物線組合。建築師高迪認為，自然界不存在純粹的直線，「直線屬於人類，曲線歸於上帝。」一邊走一邊聽導遊解說，偶爾有遊客駐足聆聽，偶爾有丹曦與導遊的互動。導遊不是唱獨角戲，互動讓參觀場面顯得更加生動，也增添了參觀過程的趣味性。

「這裏的內牆，是以繩子下垂時拋物線的弧度形成的。」在一面牆前，丹曦道。「你是學建築的吧？」導遊問丹曦。「是的。不過您今天講的很多內容，我是第一次知道。」丹曦的回答，使導遊對自己的講解更加自信。

「高迪結過婚嗎？」當聽到高迪最後十五年住在工地旁邊的工作室時，我問。「沒有。高迪性格內斂，一生未婚，無情史，無緋聞。這與另一位藝術大師畢加索形成鮮明對比。據說畢加索有過十多次婚姻。」

「怎樣欣賞建築的好與不好？」趁Marcel在講解中的一個間隙，我問丹曦。她想了想，回道：「這樣說吧，除非是專業的研究者、設計師、教師，否則就按自己的審美情趣，將建築分為兩種得了，美和不美。美的就是好的，不美的就是不好的。而建築師的目的，除了要予以美感，還要考慮建築的實用性和意義。」

「擁有一定知識的人，易於欣賞。比如那些雕樑畫棟，上面的人物是聖經中的哪一位，姿勢和情景與哪一段故事相匹配，熟悉聖經的，一目了然，樂在其中。否則就不知所以然。」她這樣解釋，我們都認可。出大門的左邊，一個粉紅色的曲線建築，是聖職人員的孩子們學習和活動的地方。旁邊的那條街道，也是彎彎拐拐的，大概是配合聖家堂「沒有直線和平面」的設計風格吧。資訊很多，Marcel講得很專業，作為外行，我盡力聽，難得來，記一點感興趣的東西。

聖家堂預計二〇二六年竣工，因為疫情還會延後。導遊 Marcel 說他們不急，慢工出細活的大工程，他們捨得慢慢來。「如果西班牙沒有建築師高迪，吸引力會弱了不少，如果沒有聖家大教堂，遊客會少了不少。」丹曦說。聖家堂是建築史上的奇跡，對於專業人士，它就像一塊磁場，看一天，丹曦覺得只算跑馬觀花，她感到餘興未盡。



君子玉言 小香

白露前後，天氣果然涼爽起來。騎單車去崇文門來回。風已經真正正涼了，拂過面頰、拂過胳膊小腿，清爽潤潤，很是愜意。其實前幾天去看老同學時就很想騎單車，但可能當時在「二陽」潛伏期，懶懶的不太想動。好在「二陽」沒耽擱太久。騎出一身汗，覺得好舒服。人少的路段悄悄錄了幾秒騎車的鏡頭，天壇、銀杏樹在身邊滑過，不自覺地有點小美。

在城市City Walk 逛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感覺，需要的是一個心境。陪老同學在胡同小館裏吃油條喝豆漿，在老城牆根走走，黛瓦灰牆，瓜藤鳴哨，這樣的煙火氣令大都市有了親近感。當年獨自生活在語言文化都有點疏離的港城，一個人的City Walk是體驗這座城市的最好辦法。曾無數次沿着海濱，靠在椰子樹下，看船隻歸港，看晚雲飄舞，看中山塑像；無數次追逐落日，海上山上橋上石上樓上；也曾站在夜晚中環的過街天橋拍車水馬龍，溢光流彩如莫奈的印象畫；曾冒雨在金鐘的螺旋形天橋上上下下拍照，向上拍像一隻深邃的瞳孔，向下拍像一個旋轉的音符……一切的完成，一個人默默的歡喜。

也有無數個傍晚步行返家。走之前先在心裏「錘子剪刀布」盲定走哪條路——若走海邊，有小清風無店舖；若走鬧市，無風有店；若走山邊，有樹蔭無店。最初多是走鬧市，放縱自己進入亂花錢模式，一個接一個小店，很快手裏掛滿幾大袋，全是衣服，只好棄步改乘叮叮車。搖搖晃晃一覺醒來，急雨已過，街邊長椅溼濕，望過去空無一人。小風吹過裙裾，家已在眼前，也是空無一人。後來，因總是「不知不覺」走鬧市，買得太多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強迫自己走海邊山邊，無店可逛，一心走路，多看看海看看榕樹。那些衣服，送姐姐送妹妹，至今還有不少只穿一兩次甚至全新的……

各種walk場景，各種心境，也是一場心境walk。不僅心隨景走，有時同樣場

心境walk

景，心境不同感覺也不同。我從夕陽裏看到雲朵的歡喜與寂寞——夕陽在時雲朵美得放光，夕陽落下雲朵就百無聊賴地飄來飄去。我從榕樹上看到鳴鳥的雀躍與機敏，牠們飛到海上捉魚逐浪，躲在樹葉間悄悄窺視人世間……我看到年邁的老者拖着紙皮僵僵身子蹣跚走過燈火闌珊，老人守着報攤打瞌睡到凌晨，無家可歸的人在游泳館門前的長椅上合衣而臥……心境隨之喜樂或沉重。若漸夜的海上沒有落日，初放的街燈也是一種溫暖。

獨自走路的另一好處是節奏自己把控，走得長長慢慢，一路無聲，用眼睛與夕陽說話，與叮叮車說話，與街燈說話，與霓虹說話，與街頭喧囂對話，與富麗堂皇的樓宇和街角的芸芸眾生對話……眼睛一說話，常常無眠。這種心境的獨自體驗，至今歷歷在目。

媽媽在時，拜Connie安排在三百九十九米高一百零一層樓上享用料理，俯瞰大海，餐食和海景皆精緻如畫；劉太曾開車帶我們到山頂看港島夜景，還有朋友帶去鯉魚門吃海鮮……我也曾陪媽媽坐船到西貢看漁民的小船載着各種海鮮在碼頭，人們用手指着這個魚那個蝦上來成交；乘「貓記」快艇到橋咀洲，坐在士多店的陽傘下喝咖啡看海上白帆，小洲潮落時露出沙灘「橋」和「菠蘿包石」，兩小時後潮水上漲再次淹沒沙橋，假裝是一片大

海。母女聊着天，一坐一下午。我還與媽媽到大浪灣，吃着薯條賞大浪拍岸，在赤柱的涼亭下吹海風，過海到澳門的黑沙灘吃蛋撻在氹仔吃榴槤霜淇淋……與媽媽一起的walk，節奏更慢，心境更安寧，回憶更美好。

丹龍姐、浩華兄、英鵬小弟陸續來京有見，給這個初秋多了份驚喜。丹龍姐是將門之後，為人大氣爽朗率真，永遠是熱情四射的「陽光小姐姐」。我們認識十幾年，我曾請她在單位食堂吃簡單工作餐，在港期間她去過兩次，當時她練書法，我陪她買文房四寶。後來丹龍姐不僅書法日漸精臻，花鳥也畫得有模有樣，寥寥幾筆，神形俱現。她每年手繪生肖掛曆，在朋友當中極受歡迎，紛紛索要，並且提前預訂下一年，丹龍姐不辭辛苦一一應承，每年要畫兩三百幅。幾年不見，丹龍姐剛剛經歷喪母之痛，但那副美麗可愛的圓圓笑臉，一點沒變。我們緊緊擁抱，一時感慨萬千。分手後她發來信息：開心重逢，忙裏偷閒享受生活吧，只跟喜歡的人聚。

多少情分，經歷一重重一波波walk，千淘萬漉，留下來金子般的好情誼。看透人間真實，仍然堅持做最好的自己。這些美善智慧的情誼，也是心底一道帶着溫度的景致。在枯燥乏味時，用柔光照亮我們的心境，讓這個世界不至於那麼糟糕。



心境即美境。

作者供圖

京城那些葦子坑



閒話煙雨 白頭翁

那時北京九門皇城還都在，城外有一道特別風景線，緊貼着北京城，有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葦子坑，老北京人也叫它「窩坑」。不知道從哪年哪月，「窩坑」裏積滿了水，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碧水漣漪的池塘湖泊；又不知道從哪年哪月，「窩坑」四周生長出一片又一片，望也望不到邊的蘆葦。蘆葦也長得格外茂盛，一直長到南下亮馬橋、麥子店，東到六里屯、八里莊，那蘆葦才叫無邊無際，鋪天蓋地。因為緊挨着全國農業展覽館，這片窩坑就被稱為「農展館後湖」，從農展館後湖一直到通州，大小窩坑幾乎隨處可見。

夏天，蘆葦長得比人都高，風吹過此起彼伏，甚是壯觀；涼風從水面掠過，好不清爽。水鳥也多，呼朋引伴，擦着蘆葦飛過的白鷺，會得意地發出長鳴。真有一派江南水鄉的韻味。朔風一起，西伯利亞的寒流一來，窩坑又凍得像一面面水晶鏡，那一坑一

塘的蘆花，雪白雪白的，大雪紛飛下的葦子坑，別有一番風情。

北京城四郊建的帶湖帶水的公園，幾乎都是依靠當年殘存下來的葦子坑建的，像朝陽公園、團結湖公園等。葦子坑也有熱鬧的時候，每年端午節前半個月，北京城裏的人都會三五成群地跑到葦子坑來劈櫻葉，人多的時候，就像趕海放羊。被剝了葦葉的葦子，孤零零地直直地杵在那，顯得異常可憐。但沒用幾天，再去葦子坑看時，又綠綠葱葱，亭亭玉立。葦子的生命力可謂強矣。

一九六三年八月，北京那場大雨鋪天蓋地地下了起來，彷彿在一夜之間，葦子坑坑坑都溢出水來，宿舍樓的一樓都淹了，樓道裏堵滿了沙袋，人們被集中到四樓，站在樓頂向葦子坑方向一看，竟然如觀海，一望無際的大水，浩浩蕩蕩，兩米多高的蘆葦，高的地方能露出水面一片綠芽芽，像剛返青的冬小麥，那真是「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

誰邊？」蘆葦不怕水，但那年大水過後，蘆葦都倒伏着，窩坑的水都是渾的，一年也沒緩過來。

葦子坑是我們這幫中小學生的樂園，暑假幾乎天天泡在葦子坑裏，天天游泳，又玩又鬧。有人游泳時曾看見大如雨傘的老鰲，在蘆葦蕩裏不緊不慢地游着。

到了冬天，葦子坑也有無窮的樂趣。結了冰的葦子坑是個歡樂的世界。做冰車、冰鞋是當務之急。冰車就是在一塊釘起來的木板下面裝上兩根鋼筋，再找兩根鋼筋作撐子，坐在上面，使勁一擡，冰車就在冰上飛快地滑起來，互相追逐，互相打鬧，玩到天黑都不願回家。如果誰背出一雙「黑龍」牌的冰鞋，立即就有人排上隊，一個人滑累了，第二個人上，一直滑到天黑也捨不得撤；鞋主回家，冰鞋不能帶走，滑夜場，那年的冬月光格外好，亮得跟黎明時的太陽一樣，接班滑夜場的往往一直滑到半夜。

葦子坑前也常常搭架，有時候從水裏打到岸上，從岸上又打到蘆葦蕩裏。但「武器」越多，越打不起來，互相鎮着，各佔一個窩坑，各玩各的。

漸漸地風涼水冷，蘆葦葉飄黃了，變脆了；蘆花飄白了，飛絮了，葦子坑又沉寂了。清清的水面凝結成銀光閃閃的冰鏡，我們也要去山西農村插隊了，那些日子苦悶得很，幾個要去山西插隊的同學不知不覺就來到農展館後湖，偌大的冰面上一個人也沒有，冷冷清清，天寒地凍，寒風把枯黃的蘆葦攔腰吹倒，一股股小旋風把焦黃的葦子葉捲到半天空。不知誰說了一句，山西有葦子坑嗎？引來一陣長長的沉默。看着這片葦子坑，它們曾經給了我們多少歡樂，也曾經給了我們多少生活和知識。站久了，一股股冷空氣從腳下升起，我們緩緩地向岸邊走去，相約等插隊回來，再來葦子坑游泳，再來葦子坑滑冰……